

核心提示

沈从文的情书如狂风暴雨一般，携着不顾一切的勇气和热情向张兆和席卷而来。然而，张兆和很冷淡，他的信，她几乎一封也没回过。胡适对张兆和说：“他顽固地爱着你。”张兆和的回答倔强而骄傲，她说：“我顽固地不爱他。”



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往事 六年情书换来半个字的电报

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

1928年，上海，中国公学。大学部一年级的现代文学课上，一个年轻的教师站在学生们面前，说出一句话，在这样令人窘迫的沉默里，他背过身，提笔在黑板上写：“第一次上课，见你们人多，怕了。”学生们善意地笑了，宽容了他的惊惶。他便是沈从文。这个从湘西大山里走出来的年轻人，行伍出身，只有一张小学毕业文凭，却被聘为大学讲师。他唯一的凭借，便是才华。他的学生里有一位18岁的少女，极其

清秀美丽，是苏州乐益女子中学校长张冀庸的三小姐，公认的中国公学校花。她便是张兆和。张兆和出身名门，曾祖父张树声历任两广总督和代理直隶总督，父亲张冀庸独资创办了乐益女中。张兆和与沈从文，一个是温柔富贵乡里长大的名门闺秀；一个是来自蛮荒之地、参加过军的清贫男子。他们全然是两个世界的人，然而，奇妙的缘分将两个人联系在一起。

一个顽固地爱着，一个顽固地不爱

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恋来得默默，却是一发不可收拾，写给她的情书一封接一封，延绵不绝地表达着心中的倾慕。他写道：“我愿意做奴隶，献上自己的心，给我爱的人。我说我很顽固地爱你，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，就是因为这是我的奴性。”他还写道：“三三，莫生我的气，许我在梦里，用嘴吻你的脚。我的自卑，是觉得像一个奴隶蹲下用嘴接近你的脚，也近于十分褻渎了你的美丽。”

张兆和对沈从文很冷淡，他的信，她几乎一封也没回过。这件事在整个中国公学讨论得沸沸扬扬，给张兆和带来了极大的困扰。作为一个大家闺秀，她不甘心也不愿意陷入这样的桃色新闻里。于是，她带着沈从文的情书去见了胡适校长。没想到，胡适并不站在她这边，反而大力夸奖沈从文的天才，说他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。胡适这话并不算夸张，沈从文并没受过多少教育，他自学成才，写小说很大程度上来自天赋。就如胡适预见的，后来，他凭着一部《边城》成了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。胡适对张兆和说：“他顽固地爱着你。”张兆和的回答倔强而骄傲，她说：“我顽固地不爱他。”

他的执著终于打动了她的心

1930年，沈从文离开上海，赴青岛大学任教，他的情书从上海写到了青岛。“我希望我能学做一个男子，爱你却不再来麻烦你。我爱你一天总是要认真生活一天，也极力免除你不安的一天。为着这个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在，我一定要努力切实做个人的。”沈从文的态度转变了，他不再寻死觅活，于是，张兆和的态度也有了些微妙的变化。她在日记中写：“到如此地步，还处处为人着想，我虽不觉得他可爱，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。”1933年暑假，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了，回到苏州，沈从文便从青岛来到苏州九如巷张家探访。那天，张兆和正好去图书馆看书了，沈从文以为是张兆和避而不见，正在进退两难之时，二姐允和出来了，问清了才知道他就是那个写了许多情书的沈从文。允和邀他进门坐坐，他却执意走了。也许是他黯然的神情打动了允和，张兆和回来的时候，允和便要她去旅馆看望沈从文，允和对兆和说：“你去了就说，我家兄弟姐妹多，很好玩，请他来玩玩。”于是，张兆和去了，站在旅馆门外，老实实在地将姐姐的话一字不落地背出来：“沈

先生，我家兄弟姐妹多，很好玩，你来玩！”说完便再也想不出第二句了，于是两人一起回了张家。沈从文是有备而来的，带了一大包礼物送兆和，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。为了买这些礼物，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。兆和也极有教养，她觉得礼物太贵重，便退了大部分书，只收下《父与子》与《猎人日记》。沈从文心里是有些自卑的。行伍出身的他曾受过“科班出身”的知识分子的诸多冷落，他担心高贵的张家瞧不起他。不过，张家的人对沈从文很友善，五弟寰和还买了瓶汽水请他喝，让他大为感动。从那以后，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关系有了质的变化，“顽固爱着”的沈从文终于打动了“顽固不爱”的“三三”的心。

半个字的电报

沈从文请二姐允和去征询张父的意见。张父是极开明的人，向来主张自由恋爱，他欣然认可了沈从文。

于是，允和给沈从文发了一封电报，只有一个“允”字，既是她的名字，又表达了意思，被后人称为“半个字的电报”。

1933年9月9日，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成婚。

婚后，张兆和随沈从文去了青岛，在那段新婚的甜蜜时光里，沈从文的创作力也得到了极大的迸发，著名的《边城》就写在那段时间。

因为母亲生病，沈从文回了一趟湘西。在路上，他又为张兆和写了许多情书，张兆和也愉快地回了。往来书信后来汇集出版了，就是《湘行书简》。

《湘行书简》完全可当做优美的散文集来读，信中沈从文叫张兆和“三三”，而张兆和叫他“二哥”。两人的信用清丽的语言表达着绵绵的思念，款款的深情。

若是一切在1934年停止该多好。童话里，那些历尽艰难的王后最后终于娶到了美丽的公主，“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”。可惜，这不是一个童话。三年后，抗战爆发了。

困窘的生活让童话褪色

1938年，沈从文离开北京，去西南联大任教，因孩子需要照顾，张兆和留在了北京。

他依旧给她写着信，她也依旧回着，这时期的书信后来汇编成了《飘零书简》，然而，《飘零书简》早已不复当年的《湘行书简》。

在张兆和的信里，柴米油盐的琐事成了写信的主题，留在北京的她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，于是，她开始说沈从文过去不知节俭。

面对困窘的生活，面对纷飞的战火，童话也褪了色，优美诗意终究敌不过柴米油盐。沈从文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兆和，他心底的自卑又一次本能地腾起，将她的家常抱怨归结为移情别恋，他写信告诉兆和，如果她爱上别人，可以自由地走。他的误解让张兆和感到失望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沈从文被郭沫若批为“桃红色文艺”“反动”，艰难的生活加上众人的冷眼，张兆和又一次抱怨了，她不明白为什么沈从文不积极向上，不向新中国靠拢。

她全然不知自己在沈从文的心中有怎样的地位，她只知道，自己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明媚少女，她已经是妻子、母亲，从小衣食无忧的她忍不住对现在困窘的生活心生怨愤。可是沈从文做不到转变，他的“三三”不只是他的妻子，还是那位“女神”，在“女神”的责备加上世俗的批判这双重压力下，他几乎精神失常。

很多年后，张兆和曾写过一段话——“从文同我相处，这一生，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？我不完全理解他。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，但是，真正懂得他的为人，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，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。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，不能发掘他，理解他，从各方面去帮助他，反而有那么多矛盾得不到解决？悔之晚矣。”

她懂了，可他已经走了，她永远也没法重来过了。（据新华网）

Advertisement for '周大生珠宝' (Zhou Dasheng Jewelry) featuring '周大生' (Zhou Dasheng) and '周大福' (Zhou Daifu) brands, with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ir store in Zhengzhou.

A vertical column of advertisements including: '民鑫餐饮' (Min Xin Catering) with phone numbers; '服务电话' (Service Numbers) for various departments like police and fire; '家政服务' (Home Services) for cleaning and repairs; '医疗保健' (Medical and Health) for lactation centers; '市中医院' (Zhong City Hospital); '综合信息' (General Information) for water purifiers and bicycles; '文化传媒' (Culture and Media) for photography and printing; and '求职' (Job Seeking) for labor services.